

新民晚报 | 星期天夜光杯 / 夜光杯

大运河名气极大,大到每个中国人都知道,我想主要是因为隋炀帝杨广,他在话本小说中基本上是一个败家子皇帝的典型,为看扬州琼花而修运河,为修运河而亡国。其实运河开凿的历史比杨广早了许多,在扬州采访时我知道最早的是邗沟,可是到了常州,才知道有条“春秋运河”居然比邗沟还早了九年!

“春秋运河”在常州土名“南市河”,不光土,还有点儿俗,但货真价实的身份是“春秋运河”,所以在南市河立着一个巨型“常州市市级河长公示牌”,上面赫然在“河道名称”一栏标注了三个字:南市河。市级河长是一位副市长,下面是区级河长与镇级河长,这条古老的河西起水关桥,东至天宁寺南,全长1.94公里。

我在公示牌前认真地向常州陪同的朋友建议:

将南市河尽快更名,不,正名为“春秋运河”,应在政协会议上写出一个提案,否则“南市河”一味叫下去,真对不起开凿此河的吴王和名将伍子胥。

另一收获是两首小诗。其一名《青果巷》,其二名《春秋运河》。录下供大家同乐。《青果巷》这样写道:“江南文脉何处寻?青果巷内古宅深。春秋运河洗岁月,码头细察旧蹄痕。”青果巷旁邻南市河,此巷文化及历史名人极多,张太雷、瞿秋白均诞生于此巷,恽代英也是巷内土著,此外,文坛寿星周有光、明代大儒荆川先生唐顺之,都是此巷中人。尤其是周有光先生在百岁感言:人生的曲线在八十岁下降,然后转向低谷——都说人生七十古来稀,可此翁百岁感言令人既汗颜又亢奋:八十岁才到人生事业的高峰,我还差得远呐。

大美运河

高洪波

人到中年,逢年过节便会生发岁月催人老的感慨,完全不似少年时代在老家过年时的无限憧憬。那时年的简陋,却仿佛藏着无穷的兴奋与乐趣,从初一到十五,仅仅这15天便足以值得用剩下的350天来期待或是回味了。

那时的鞭炮是奢侈品,男孩若得一挂200响的小鞭儿便已如获至宝,牢牢捧在怀里。年集上的爆竹摊边,永远有勇敢的男孩去拣那些没炸响或者断了引线的小鞭;那时没有雾霾,清冽的空气有硝烟和火药味,那是越来越浓的年味儿。

那时没有年货,屁颠屁颠地跟着哥哥去赶年集办年货,妈妈把买来的葵花籽、花生在粗沙里炒熟,再加上街头花几分钱加工的爆米花就是丰盛的年货了,满筐箩都是甜香的味儿。

女孩帮妈妈揉面,男孩帮着贴春联。贴春联得用井水、白面在热锅里捣成糰子,所有窗楣上倒贴福字,大门对外的墙上贴的是“出门见喜”,就连猪圈的门上也不忘贴一个“六畜兴旺”呢!那时的春联都是手写的,有一股缥缈的墨香味儿。

那时过年没有新衣服,就算有也是老大、老二,我穿他们改小的,洗净的,心里也美滋滋的。第一次穿在我身上,就算是新的嘛!耸起肩闻一闻,新衣服有太阳和干净的味道。

那时没有电视、手机和微信,拜年得在大年夜提着灯笼走家串户去磕头,那是人情的味儿;那时也没有红包,从筐箩里抓一大把瓜子花生就是那些磕头孩子的最好赏赐,如果还有一粒水果硬糖,那真是太幸运了。含在嘴里不舍得嚼,等它慢慢地化,哈出的热气都有水果的甜味儿呢。

那时最好吃的就是白菜猪肉馅的饺子了。妈妈揭开锅盖,水汽像白雾弥漫着整间老屋。水饺都浮上来了,像水面上游弋的一群白鹅或者草原上的羊群。一大碗一大碗地盛出来,祭过祖先之后就可以吃了。就着熬成碧绿的腊八蒜,吃吧,今天过年,管够!最好吃不过饺子,这才是真正的美味儿。

那时的年确实已经像一个故事,虽然并不遥远。那时地球很大,去趟县城就算是出一次远门了,那时我们都像小兔一样胆怯地偎依在妈妈身边,那时因为寒冷且饥饿,对年充满着温饱和非收的希冀,那时以为祖辈真的会回来端坐在家谱上,不露声色地参与这个和美的新年,那是仪式感的庄重味儿。

而今走过许多路,吃过许多各地过年的美食,穿过昂贵的烟花,看过许多次璀璨绚烂的烟花……却开始品味到那年的味儿。年,不是传说里吃人的怪兽,年是把时光悄悄收藏让你再也找寻不到的岁月神偷,年是把美好记忆化作永恒让你无限回味的时光驿站。

雅玩



智慧餐 智快

郑辛遥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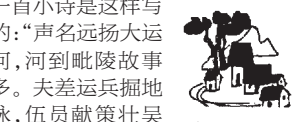
养生大法:与喜欢的人在一起,做开心的事。

周有光先生寿至112岁,他因此有资格说出这样的话。所以我为他亦写小诗云:“福地方有此寿翁,一生事业笑归零。半为金融半文字,乐为俗世撞醒钟。”周先生的表弟是我熟悉的诗坛长者屠岸,知道他前半生从事金融事业,后半生专攻文字改革,屠岸先生是人民文学出版社资深总编辑,20岁出头就翻译《莎士比亚十四行诗》,虽疾病缠身,却也寿至九十三岁,由此可见遗传基因的的强大生命力。

关于春秋运河,我的一首小诗是这样写的:“声名远扬大运河,河到毗陵故事多。夫差运兵掘地脉,伍员献策壮吴国。”毗陵是常州古名,极有味道,当然典故更多。

瞿秋白先生一直是我极崇敬的革命先烈,他出生于青果巷82号院内的天香楼,从这里走出后,经历中国革命的狂风暴雨,最后牺牲在福建长汀,2016年我和一批中国作家走访长汀,专程到他牺牲处祭奠,写过新旧两首小诗纪念。旧诗这样写道:“党史文坛独一人,秋风凛凛明月心。同时代人点评同时代,准确中不乏尊一句‘各千秋’,令人感慨万端。”

秋白先生牺牲时三十六岁,当时驻长汀的宋希濂部队是三十六师,而且宋是秋白先生当年的学生。他被捕后的待遇还不错,没有严刑拷打,留下若干诗词文字,包括那篇著



名的《多余的话》。他在汀州狱中写了一组诗词,其中一首《卜算子》颇感人:“寂寞此人间,且喜身无主。眼底云烟过尽时,正我逍遥处。落知春残,一任风和雨。信是明年春再来,应有香如故。”

没有豪言壮语,却有信仰硬度,所以在瞿秋白先生的铜像前我虔敬肃立,把两年前走长汀的诗又默念一遍:“党史文坛独一人,秋风凛凛明月心。笔下轻留多余话,枪口见证主义真。”

我的眼睛不禁湿润了,为瞿秋白,也为张太雷、恽代英这常州青果巷走出的杰出人物,一代英烈。常州,值得常来常往。

时间过得真快,一年光阴倏忽又逝,快到农历新年了。

现在采办年货,简单。打开手机,几个电商平台,手指戳戳点点,一大堆年货就进了购物车。付钱的时候,拿手机照照脸,成百上千的人民币变魔术一样换了个主人,花得一点不心疼,活像无痛拔牙。

云贵的竹荪、东北的木耳、西北的羊羔肉、东海的海鲜,电商啥货都有。我买得正开心,但到了它,就自然而然停下来,转过头问爸,今年,我们还做不做蛋饺?

老爸没带一点犹豫,回了一个字:做!

小家小户的上海人,过年做蛋饺,是年俗,追求一种过年的仪式感。从我记事起,每年过年,老爸都要去切上两斤五花肉,小年夜就在灶披间里哼唧哼唧剁肉馅。后来有了手摇绞肉机,用它绞了两年,但终于还是被我爸喊停。原因是,爸妈一致认为,绞肉机出来的肉馅,口感没手剁得好。他们俩一辈子没进过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奢侈生活,唯独对蛋饺的口感心心念念。以前我不懂,现在逐渐理解,年夜饭里必不可少的蛋饺,是对来年最好的祝福,必须要精心制作而成的上上选。有点马虎,这份祝福就有打折的危险。

这不但是他们夫妇的执念,也是千千万万上海人对传统“老法”的执念。小说《半生缘》里写道:饺子、蛋饺都是元宝。上海开埠历史不长,外滩十里洋场不过百余年,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们聚居于此,辛辛苦苦讨生活,求的是财,保的是平安。过年的时候,普通人家,买不起鲍鱼海参,总割得起两斤肉,也备得上几斤鸡蛋,有这两样主材,蛋饺就能操办起来,出品好似元宝,不但好吃,口彩也好,应了人们求财的心愿,真是最简便易

得的好年菜。

十二岁时,我就搬把竹椅,安坐在煤球炉前,“亲自”上学做蛋饺了!

看似简单,但要做好不易。首先,你得调好蛋液,刹好肉馅。肉馅必须我爸亲手操刀剁出,三分肥七分瘦,久煮不烂还能入味。蛋液总是老妈调制,记得秘诀是要放一点水淀粉,这样蛋皮更嫩滑,不易焦。我只负责出品,拿一柄圆底勺,先在煤球炉火上烤热,然后筷子夹一块方糖大小的猪油,把勺里擦到能反光,这时倒入适量的蛋液,开花那样徐徐展开,逐渐结成一张饺皮,便放入肉馅,并用筷子蘸一点蛋液至蛋皮边缘,再将一边的蛋饺皮拎起,像盖被子那样盖住肉馅,和另一段蛋饺皮合上,如此,一只只金灿灿元宝般的蛋饺诞生了!

这样的春节,过了二三十个,战场从竹椅煤球炉转到了煤气灶,不变的是大圆勺。深知,好蛋饺,火不能太旺,旺则皮易焦;蛋液也要适量,少则蛋皮太薄易露馅,多则皮太厚烧菜入味难,都要扣分。

肉馅的多寡,也是一个道理。追溯蛋饺的前世今生,中国人吃饺子的祖宗据记载是医圣张仲景,他以羊肉饺子为食疗之圣品。后来客家人向南方移民,缺小麦,于是就以鸡蛋代之,发明了如今的蛋饺。上海地处江南,亦是移民城市,市民富庶,即使在一百年前,过年时,蛋饺也几乎家家置办得起。蛋饺外形富贵,营养也好,制作有趣简便,又适合煮汤菜,一家人团圆时来上一锅带蛋饺的砂锅,最是暖人暖心。

“玉盘满盛金元宝,竹筷伸向玲珑饺”,又将新年,想到蛋饺,心里技痒,转头看到老爸满头雪白,不由得大声对他说:“今年阿拉还做蛋饺。肉馅,我来剁!”心中默默祈福,不求财,求平安。

做蛋饺

孙小方

节前大扫除翻出了一个“古董”。铜制,像砂锅,有个像茶壶一样的提梁,盖子上满是黄豆大小的圆孔。一脸蒙的我叫来妻。妻说,这是她外婆留下的脚炉,乡下用的。看我不解,便娓娓道来:外婆家在长江边,三九严寒全靠脚炉取暖。

生脚炉是外婆的“必修课”。烧罢饭,用火铲铲上带着余火的膛渣,铺在脚炉底,上面覆一层薯糠。外公是木匠,做樟木活和松木活的时候会把木屑留下来,在薯糠上再撒一把木屑,一阵青烟后,空气里就会弥漫着一股淡淡的樟木香或松脂香。外婆坐在竹椅上,两手插在袖笼里,脚穿厚底袜,踩在炉盖上取暖。

为了延长保暖时间,外公会用蒲草做个“捂子”,把脚炉捂在里面,估摸着时间差不多了,会开盖再添点薯糠。添料的时间和多少也大有讲究。添得早了,上次的还没有燃尽;添得晚了,上次的熄火了,还得等下顿饭重新续火。添料多少全靠凭眼力,添均匀全靠凭手势。妻说当年外公算得上是高手,添一次料可保两个小时。

脚炉的“主业”是暖手暖脚,还带着“副业”。遇上雨雪天,则大显“英雄本色”,烘鞋烘袜,还烘尿布。此外,嘴馋了扔一把黄豆进去,听得“啪、啪”作响,就开盖用筷子挑出来,放在手心里来回吹,吹干净后可入嘴解馋。偶尔也会挑个小山芋放在脚炉里,一会儿就飘出烘山芋的香味,这可是童年的“下午茶”,妻带着回味如是说。

说起来,脚炉的历史还是蛮悠久的,清人徐珂的《清稗类钞》就有记载:“脚炉以铜制之,其形或方,或圆,或椭圆,或六角,盖亦镂空炭灰于中,藉以取暖,用之者,大都为妇女也。”那时的脚炉多烧炭,是有钱人家的奢侈品,一个普通的脚炉却被打造成了精美的工艺品。特别是在炉盖上,那透气的圆孔或列成几何图形或描以各种花卉,总是给人以雅致、吉祥的感觉。要是把脚炉算成第一代取暖器的话,现在的取暖器已不知道提升了多少代了。但是工匠们并没有满足,他们在实用、美观、环保的路上不停探索着,改朝换代的取暖器像雨后春笋昂首挺胸地走进寻常百姓家。

王脚 克炉

左脚踏地前的那一刻,却看见那小混蛋昂首挺胸趴在拖鞋上瞧我,好像一只受到召唤的小狗。我愣住,竟然忘记去抓它。我跟自己说你要冷静,不要多想。

后来小星逃出来的次数多了,我也就习惯了,索性半放弃,任它在屋子阳台探索。看它为我看不到的什么东西突然激动,飞快爬行,爪子在地板上一路刮擦;看它忽然身形凝固像哲学家陷入沉思;看它被什么东西吓到或者生气,鼓起腮帮子自以为很有气势;看它站在键盘上不离开,不管我忙不忙就是要黏着。

好几次,听到它砰地用身体撞开门,一路咔嚓咔嚓向我直奔而来,我总是会恍惚,忘记了自己养的是只蜥蜴。



夜空里的小星星

了它是一只蜥蜴,也几乎开始喜欢了阳光。

“糖小星”户外安静如老狗,在家里活泼如哈士奇,几次出逃。我不习惯锁门,况且两扇玻璃门比它的两只手臂加一起还厚,怎么也想不到它能推开。结果它来第二天它就给我下马威。一觉醒来发现玻璃门大开,窝里空空,心顿时悬空。它那么小又有保护色,万一不小心被我踩到或者被堆在地上的书砸到,再或者,我不敢想……一个人不会在短短十几天内遭遇同样的不幸吧。灰头土脸找半个小时,床底橱柜缝隙书架后面都没有,倒是发现了很多卫生死角。我开始叫它名字。其实内心已经放弃。

儿时年滋味

鲁北明月

送走陪伴我十八年半的小狗没几天,这个朋友就问我要不要养乌龟。我明白她的良苦用心,告诉她乌龟平均年龄近百,我不想养了托孤。“蜥蜴吧。”我随口说,忘了朋友是个行动力超强的人。几个来回后我懵懵懂懂就有了自己的鬃狮蜥,给它起名“糖小星”——一颗闯进我夜空里的小星星。

我们选的是最普通温和的品种,也是被培育最成熟的品种,不想为了猎奇触碰底线。去接它的那天,它不过是八岁孩子手里的草绿色幼体,不给人回应。回家路上它,我把它放到大衣里,一路上它出乎意料地乖巧,一路上安静攀在胸前,不时拿眼瞄我,化身深蓝绸缎衬衫上YSL形状的Logo。有生以来第一次体会冷血动物的依偎,在身晃荡

的夜色里渐渐有了实感:以后就要照顾它了。

选择爬宠是因为它们安静,不需要很多关注。在遇见“糖小星”之前,我也一直以为养鱼那样就好了。实际情况复杂得多。

小星是鬃狮蜥,需要日晒,靠日光UVB合成身体必需元素,当然也可以靠灯补足,但它显然更喜欢自然光。夜行生物的我遇到了逆转我习性的强大力量,没过几天就驯服了。早晨那把它放在阳台晒太阳,如果那天不是太冷风也小,下午就带它遛弯。它美滋滋地蹲在我肩上,享受着秋天最绚烂美丽的风景。高兴了伸舌头轻点我的衣领。冷了就钻进夹克里面。我已经几乎忘

七夕会

七夕会